

昨非庵日纂

明鄭瑄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昨非菴日纂卷之六

明 鄭瑄輯

坦游

驚濤駭浪。費豎色變。漁父視若安瀾。峭壁懸巖。行客車回樵夫步同平地。噫。忘機以遊。鷗鳥且自親人。從未有褊衷而怒飄瓦者。纂坦游第六。

唐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田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內。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剖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件寬閒快活世界。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牛。到處有遊僊之樂。

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

太一真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誦之成聖。道誦之成仙。釋誦之成佛。但要體認奉行。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遠。使人有不匱之恩。苦惱世上。悲衆生。意氣須溫。嗜欲場中。對諸緣。肝腸欲冷。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教朝尋樂。分

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羣盜至師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為將弼恐見誅乃跣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薦為節度使以搗賊於是弼權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据几正坐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窮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己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己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閤人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即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唐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修隙。子儀入朝。朝廷憂其變。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禍。因事即是處事。讓人即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間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其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為詞客。修羅。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矐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己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己於峻。可以警矣。

傅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為歛怨之道。遇事而為人除害。即是專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為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為貴。吾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禍福。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員之妙。便宜在一耐字。

顏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己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忌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即患難時求人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管寧避地遼東。廬山為室。避亂者多從之。居鄰有牛暴田。寧為牽牛着涼處牧之。牛

主大慚。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關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

悔責。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雅致。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

處之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眾降。

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為統軍。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

秦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遽命釋囚。引入卧内。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為人忌。少行不為人短。少智不為人勞。少能不為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陳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

鄭榮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十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孔旻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擊銅馬賊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云。种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郊迎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邪。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薛宣為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張濟賢為布衣時。偶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濟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濟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他肩爪分為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皆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濟賢皆受不讓。重負而

返。

虞允則在軍中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諸圖籍。盡以獻於允則。

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別。人人得懽心。冰釋攀留數日。復游一家。每一出。月餘始得歸。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穆然。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褊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為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陰宮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譔國記。浩乃刊石立鄧壇。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人言高允小心縝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

赦其罪而旌之。先是程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也。

東坡云。元祐間。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惠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蠱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素常則妖興。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地。阮籍醉卧壚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少之事。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踣。邁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邁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為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為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愛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當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郭子儀大啟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問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扃戶內外不通一怨將起搆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

麤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譏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所含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所惡之人。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局量寬大。即住三家村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促。心事無不可對人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俱穩。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嘗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歛衣。酒可簇衣。可歛。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歛也。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歛也。訑訑拒人。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蟲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為智蟲可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為聾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

智於秦。此以地為聲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為正。紹聖為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聲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李羔避難而聞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秦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渾似水。不愁白浪捲天來。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迺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高士豈盡無染。蓮為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但論特操。松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